奋斗新征程 谱写新篇章

迎接中国作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淘尽黄沙始到金

——近五年军旅文学创作综述

□朱向前 锦 乔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时代军旅文学经历了震荡与转型，在溯源回望与现实观照双向维度持续生长。五年来，新时代强军实践为军旅文学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创作富矿，火热军营里的气象万千为文学输送着鲜活丰盈的人物、故事与精神资源。军旅作家扎根军营现场，赓续红色文脉，淬炼刚健文心，既回望峥嵘来路，也书写强军今朝，以有筋骨、有温度、有力量的笔墨，描摹当代军人的精神图谱，铸就了与伟大时代相匹配的新时代军旅文学力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判断，标定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标志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依托新时代发展背景，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新时代文学”这一概念，军旅文学也被纳入这一时代框架之中。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军旅文学在历经市场浪潮洗礼、集团冲锋式写作退潮之后完成蜕变与转型。

经历新世纪的激荡与沉淀，军旅文学转变了“集体冲锋”的写作模式，转向“个体深耕”的创作路径，呈现出这样几个鲜明的特点：首先，历史题材作品不断实现艺术突破，作家的创作不再止步于宏大事件复述，而是向人性深处开掘。不少作品不再追逐刻板的英雄叙事，注重放大个体生命体验，将平凡岁月里普通人的情感、命运与时代洪流交织，兼顾史诗气度与生命温度。其次，主题写作取得新的突破，这种突破主要表现在军事题材报告文学领域。作家尝试摆脱固有范式，以诗化、散文化的艺术表达重返历史现场，让宏大叙事落脚于鲜活的人物细节，实现历史厚度与文学质感的统一。再次，题材疆域持续拓宽，现实向度不断加强。青年作家把视线投向改革强军的火热现场，聚焦军营变革带来的精神震荡，体察当代军人的生存境遇与内心世界。边疆戍守、演训备战、重大任务等现实场景大量进入文学文本。在小说、诗歌等具有想象力的文体中，悬浮化的想象书写也逐渐褪去，作家更加注重扎根军营现场，捕捉真实的精神肌理，以刚健有力的文字回应强军实践，传递当代军人的理想追求与精神担当。

为及时发现与提炼新历史阶段中军旅文学“新质”，笔者对阅读视野内近五年来的军旅文学亮点作一整体回顾，重点关注军旅小说，兼顾其他文体，以期更为准确地勾勒当下的军旅文学图景，进而观照时代语境如何塑造和影响文学走向。

代际传承：群峰并起的军旅小说创作

多年来，小说一直是军旅文学的核心场域，也是军旅作家倾注笔墨最多的精神主战场。军旅作家在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取得的成绩，对于军旅文学无疑是一次有力提振，他们在转型中重塑，在挑战中实现突破。

凭借《荒野步枪手》斩获鲁迅文学奖的作家王凯，其小说集《绿沙漠》书写了戈壁滩上军官的喜怒哀乐与爱恨情仇。王凯擅长在粗犷的环境中捕捉人物最柔软的内心，描摹他记忆中平凡却不平庸的小人物，为值得书写的一兵一卒立传，将日常化、个人化的笔触融入军人形象摹写，把真性情和真本色倾注到这些人物身上，既还原了真实的军人形象和军人个性，又保持了理想主义底色。在《沙漠里的叶绿素》《途中》《星光》等小说中那些遭遇理想与现实矛盾、身陷情感与道德困境、面临追寻与放弃抉择的普通军人身上，都可以看出作家对于军人职业与生命本质的深切思考。董夏青青的小说集《在阿吾斯奇》延续了她此前边疆系列小说的写作风格：于生活细节的直述中描摹边地军人的生存本相。作品塑造了新时代背景下卫国戍边官兵的形象，整体风格厚重而阳刚，讴歌了革命军人的高尚情怀，让英雄人物经由作家高度个性化的塑造在纸页上鲜活起来。而她近两年的新作《停云霭霭》体现出现代性写作的特点。小说仅围绕一个场景展开：利文在医院陪同母亲看病的间隙，与朋友丛绘进行了短暂的碰面。在有限的交流中，两个青年人各自的成长经历徐徐铺展开来，昭示出当代生活的种种纠葛与错位。

与此同时，以朱秀海、徐贵祥、石钟山等为代表的老一辈作家，和以文清丽、陆颖墨、李骏、王族等为代表的中年作家，始终怀揣初心深耕小说领域，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和“中国好书”中频频亮相，以作品推动军旅小说不断发展嬗变，与青年作家一道，共同形成梯次分明的军旅创作队伍。

朱秀海已然能够从容游走于小说、散文、古体诗词和电视剧本等各类文体之间。近些年，他相继出版长篇小说《海天雄鹰》、中篇小说《高贵的心》《荒原之役》《乌江往事》等作品。其中，《高贵的心》与《乌江往事》以1927—1934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为底色，聚焦大革命失败之后革命浪潮席卷南方乡村、阶级矛盾剧烈冲突的历史现场，将个人命运嵌入真实的宏大革命历史进程当中，以人物的对照和传承来完成跨越数十年的精神建构。可以说，朱秀海在革命历史战争题材中开辟了一条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路径。作家的叙述带有一贯的民间传奇色彩，以强情节驱动故事发展，并在写作中融入赣南乡土方言词汇，最大限度地还原文学现场，使跌宕起伏的情节更加真实可感。

徐贵祥的新作中篇小说《归来》以寻找革命烈士蔡鼎（原名蔡长沙）身世为主线，在历史迷雾与时代变迁的交织中，完成了一次关于记忆、身份与归乡的深沉叩问。作家在多年的创作中不断以个人化的方式打开历史、解读历史，打捞被历史遮蔽的英雄，以当代眼光追思英雄。

王筠多年来倾力于抗美援朝题材写作。《阿里郎》作为其抗美援朝三部曲的收束之作，出版于2023年。作品突破前线炮火厮杀的叙事框架，将目光投向碧潼战俘营这一容易被历史忽略的特殊战场，将叙事时间拉长至战后70余年，实现了由战时对抗到战后人性回望的文学转向。积数十年之功，王筠以《长津湖》《交响乐》《阿里郎》三部长篇，构筑起体量宏阔的抗美援朝文学史诗画卷，搭建起从正面战场冲锋到战后岁月回响的完整叙事体系。

石钟山延续了和平年代父辈题材的书写脉络，陆续出版《父亲的阵地》《李庄呼叫黄河》等作品。《父亲的阵地》通过“我”对父亲一生的回望来完成家国情怀的代际传承。《爱情永远是年轻》以爱情为核心线索，展现普通人的人生选择。书中人物在爱情、伦理和责任的多重考量下，或顺遂或失意、或昂扬或沉沦，充满人生况味。

在中年作家群体当中，文清丽的《从军记》是近年来现实题材军旅文学的重要收获，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军官制度的逐步完善。小说以个体映照群体，以家族变迁映射时代，借一名女兵的成长史折射波澜壮阔的军队改革进程。《从军记》让“农民军人”这一旧有文学形象从历史的微尘之中重新走进读者视野，并且带有朝露般的明朗气息和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厚重气质，为军旅文学的生长拓展了新的可能。在承续军旅文脉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文学的表达边界，是文清丽鲜明的创作标识。近年来，她陆续发表《狙击手的微笑》《坦克手的蜜月》《告诉你大海有多迷人》等一系列小说，刻画不同岗位的军人群像，显示出作家为军人群体立传的文学雄心。

阔土之上：边境与远域的军旅书写

边疆书写是军旅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身处和平年代，写作者更为关注没有硝烟的战场，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戍守边疆的普通官兵，将沉淀已久的生命体验与军旅生涯的内在气质相结合，从不同视角书写艰苦条件下军人坚韧不屈的精神品格。

毕淑敏曾有过军医的从业经历，其长篇小说《昆仑约定》聚焦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昆仑雪域高原，可视为作家对过往经历的深情回望：小说以女兵班长为中心，书写高原边防诊所里八位年轻卫生女兵的戍边生涯，用几代人戍边的动人故事展现战友情谊与家国担当。

2024年，王族的长篇小说《零公里》颇有些文坛“黑马”的姿态。这是一部以纯粹真挚的文学态度书写的驻边军人信仰的作品，精准提炼出军旅文学的核心主题：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作家对驻边生活极为熟稔，将更多笔墨留给普通军人的日常。王族以近乎轻盈的语言描述昆仑山的寻常生活，读者能时时感受到暗含的矛盾，感受到普通人与极端自然环境之间的撕扯，人物内在的性格张力也随之凸显。

党益民始终把写作的重心放在雪域边关。长篇小说《天牧》讲述退伍老兵回归雪域高原、兴办天牧合作社的故事，书写了戍边者脱下一身戎装之后，在地方建设中继续肩负起守护边疆的使命。作品将保疆卫国的精神融入边疆民生建设，呈现出军民携手共筑稳固边地的时代图景。

自笔者2010年开始关注“新生代”群体，倏忽已是十余载。当年风华正茂的“新生代”如今已陆续迈入知天命之年。历经岁月沉淀，他们大多完成了文学风格的自我锚定，创作面貌愈发明朗，笔力也愈发笃实自信。

同样是聚焦高原生活，卢一萍的《查果拉》具有与《零公里》相似的特质。作品表达了极端气候对守护者的摧残。高原环境对身体的损耗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生命之重令人窒息。然而，顶嘎边防连每个官兵都把能驻守查果拉视为军旅生涯最高的荣誉，也把战友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存在。置身生命禁区，个体无疑是脆弱的，但强大的信仰之力能穿透黑暗，为默默坚守的人们带来无限光明。

创作积淀和文学品质尤为突出的是西元。他在历史战争的写作中积累了足够丰富的经验，近两年回归现实题材写作，磅礴扎实的历史知识让作家更加深刻地理解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因此他这一阶段的现实题材作品，无论意蕴开掘还是细节打磨，都较以往的写作更加扎实。《大校、上尉和列兵》《在钢铁中发芽》《徒步走到终点》等小说是作家紧跟现实、积累新的生活经历之后的转型之作。如同《徒步走到终点》所表达的那般，作家试图通过一次巡逻小分队深入部队的所见所闻，探寻当下青年军人真实且幽深的内心世界，了解新时代军人真实的生存境遇，不断拓展自身的文学版图。

李骏是业余创作中成果尤为丰厚的一位。五年来他在小说、散文、随笔等多种体裁上持续发力，可谓是“遍地开花”，仅长篇小说就有《喧嚣的墓地》和《时刻准备着》出版。《喧嚣的墓地》回望作家的文学故土，在英雄辈出的家乡红安打捞历史珍珠，在曾经轰轰烈烈而今又归于沉寂的历史中追寻英雄的生命轨迹。《西北望》是一篇有突破性的小说，作家结合多年戍边和都市机关工作的经验，直面当下部队现实中的痛点和热点。过往的激情岁月、现实工作的艰巨，在两代人和两种鲜活的境遇中腾挪转换，由此写出了军人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跌宕起伏的生存境况。

曾皓的小说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寻找一只羊》在充满悖论的情节设置中探寻文学的多样可能性。作品借寻找羊的经历写炮兵的生活，通过“羊”的多重隐喻和官兵们“寻找”的努力，试图呈现出军人对胜战的渴望，探讨如何在战争语境下观照和体恤每一个普通生命。小说由此展现高科技背景下军人对自身坐标的寻找和定位，以及对现代战争和传统观念的伦理思考。

朱旻鸢已阔别军营多年，但精神上却不断向军旅文学靠拢，一直在进行题材拓展和创作转型的尝试。五年来他陆续发表《亲家》《会上树的猪》《心细如发》等小说。作家潜心研究军史，创作题材也从和平军营转向历史战争，擅长在宏大背景下开掘个体的意义。《不饿简史》在描绘战争场景之余，让读者了解到人物成长的漫长轨迹。小说中每一个环节的推进都以时间为标题，时间的穿插、倒序的运用让主人公孙大脖子——一个在战斗中并不居于重要地位的普通一员，时隐时现地与长津湖战役紧密联系在一起。个体生命带动和辐射出整个战场的集体命运，裹挟着猝不及防的惨烈，让微小如尘的个体绽放强烈的英雄主义光芒，生命定格在最耀眼的高光时刻。

军营新声：一线写作者的创作与军旅题材的拓界

近几年，军旅文学一个颇为醒目的现象是军旅题材儿童文学作品扩增，这一现象与文学界不少作家整体向儿童文学领域转型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徐贵祥、裘山山、王棵等作家均有军旅内核的儿童文学作品问世。

徐贵祥的《琴声飞过旷野》讲述了抗战时期一群民间戏班的孩子在新四军文艺队中成长的故事。作品秉持“理想与希望”这个核心创作理念，探寻革命先辈如何为大别山的儿童打造一方净土，以言传身教塑造孩子们高贵而纯净的革命品格，而这正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屹立不倒的精神血脉。裘山山的《游过月亮河》是一部弘扬优良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的现实主义军旅题材长篇儿童小说，谱写了一曲和平年代以“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情”为主题的文学颂歌，以女作家细腻、温情的笔触体察生命起伏，展现了对美好人性的执着守护。

另一个值得关注、同时也值得欣慰的文学现象是：继“新生代”之后，一些具有一线军营经验的作家步履稳健地加入军旅文学的创作队伍，增强了后继创作力量。

言九鼎陆续在《人民文学》《朔方》《中国作家》等文学刊物发表《逆锋》《蓝色裂缝》《本命》等小说。他的作品叙事老到，语言精当。小说《回锋》从主人公牛立民奔赴医院探望重病父亲开始，引出了一系列的人物。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鲜明的性格特征。作者巧妙地设置悬念，把所有人汇聚于同一空间，情节紧密地围绕人物关系展开。在不算长的篇幅中，作者构建了一个涵盖军人世界、家庭与社会的多层面完整体系。

陈观旭近年来以散文、艺评、诗歌、理论文章全面发力，创作呈现“井喷”态势，作品以独具特色的辨识度为文坛所关注。文言散文《少年游——致青春》文体新颖、意蕴深厚。长篇散文《长虹耀云巅 牵风驾鹤行——徐怀中先生其人其文其事散记》致敬军艺文学系首任系主任徐怀中将军。文章格局恢宏，尽显扎实文学功底。2026年，陈观旭创作持续精进，在《中国作家》开设“博观”专栏，推出多篇聚焦历史、红色文化与艺术哲思的艺术评论，其中《以塑载史，以心铸魂》《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一棵树的律动与回响》等多篇文章广受好评。

贾秀琰从影视转向文学的创作令人耳目一新。《这个岛依然醒着》等作品聚焦海岛上青年军人的故事。作品灵感大多来自采访经历。作家试图用一种极致细腻的描写方式，捕捉挥汗如雨、热血沸腾的军人身影和他们身上悄然流淌的浪漫与柔情。小说洋溢着青春气息，人物性格、命运与环境紧密融合，呈现出新颖而独特的叙事气质。

近年来，《解放军文艺》《陆军文艺》等军队刊物陆续开设与强军兴军文学创作有关的栏目，为更多热爱文学的青年军人作家提供平台，聚拢了一批颇具潜力的文学新人。这些青年作家对军营有着最直接和切身的体验，在作品中表达了对和平军营、未来战、科技战等前沿战争的思考，同时更注重个性化的自我表达。王亮、文明、黄兴国等新锐作家，用个性化的视角描摹战争、畅想未来，他们的创作既为军旅文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也为军旅文学的走向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金石为章：纪实立史、诗以铸魂与批评守望

小说之外，军旅文学的版图还有多重文体共同支撑。报告文学以敏锐的现场感追踪时代大事，镌刻大国征程；军旅诗歌以雄浑诗行回望红色历史，叩问生命信仰；理论批评则以理性目光勘辨创作脉络，为军旅文学守正开新。纪实、诗章、文论彼此映照，共同拓展军旅文学的表达空间。

在2022年斩获鲁迅文学奖的军旅作品当中，有3部报告文学占据了获奖作品的“半壁江山”。军旅文学当中报告文学一直占有较重分量，而当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报告文学作家有意识地在现实题材领域强力发声，追踪时代脚步，记录时代印记，观照时代经验。

龚盛辉的《中国北斗》是对大国科技成就的及时呈现。作品以北斗系统建设时间为横轴，以各分系统团队攻克重重难关为纵轴，立体书写了北斗系统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建设历程，热情讴歌了北斗人在党的领导下创造的新时代北斗精神。徐剑擅写重大题材，同时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语言风格兼具散文诗意。他善于以人物为经纬，将宏大历史拆解成一个个普通人的命运故事，塑造历史中的人物群像。其《中国原子城》聚焦新中国核武器创业史，回望金银滩草原上第一代国防建设者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峥嵘岁月，延续了他坚守多年的大国重器书写脉络。丁捷《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讲述原文工团古筝演奏家俞晓冬的故事：在罹患癌症之后她选择到大别山开设古筝课堂，用绽放的热情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为山区孩子们点亮精神之灯，用大爱续写生命的篇章。

兰宁远身处航天一线，多年来持续记录载人航天发展轨迹。《逐梦太空——中国载人航天之路》全景式、生动地铺展中国载人航天工程30年壮阔征程，再现航天科技工作者和航天员群体的动人风采，展现了中国由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迈进的勇气和担当。与此同时，他还创作发表《承诺》《跨越》《跨越九重天》《飞天方阵》等中篇报告文学，从不同角度真实地记录了中国航天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和艰辛历程。

作为资深军旅作家，丁晓平擅长融合文学描摹、史料钩沉与学术研判，专注革命军事历史题材的纪实写作。《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五任司令员》突破了既有的叙事范式，聚焦志愿军指挥群体，解析抗美援朝战争背后的取胜奥秘；《胜战之门：1948·塔山阻击战》依托丰厚的史料再现塔山阵地鏖战，挖掘人民军队战胜强敌的精神本源。他的创作兼容军事思辨与艺术审美，进一步丰富了战争题材报告文学创作的叙事向度。

由作家侯健飞主编的报告文学丛书《人民英雄——国家记忆文库》是近年军旅主题创作的一个良好范本。丛书立足当代视角、还原历史语境、书写精神传承。作家们走进博物馆、探访英雄故居，从细微史料、人物成长与情感脉络切入，循着零星旧物触摸历史，还原大众熟知的英雄的成长过程。写作者如同历史引路人，时时在作品中出场，以当下的文学视野回望过往，在古人和今人之间建立起一种紧密的联系，由此让英雄记忆重新生长，扎根读者内心深处。

在诗歌领域，刘笑伟诗集《岁月青铜》近距离触摸中国军队现代化转型的时代脉动，字里行间浸润着诗人独有的生命体验与真切的内心观照。刘笑伟善用短促严整的诗行，将飞扬奔涌的诗意，与军人保家卫国的使命担当熔铸一体，赋予诗篇如青铜一般厚重坚实的精神质地。峭岩继《七月！七月！》之后，又陆续写下《八月！八月！》和《十月！十月！》，完成“红月三部曲”的建构。这是近年红色长诗当中体量宏大的史诗工程，每一首长诗都以单部著作的体量串联起建党、建军、建国的伟大历史脉络，以诗歌为载体，为共和国来路立传。长征题材长诗《赤水谣》与《大地兵书》，将笔触聚焦于土地革命战争的关键篇章，踏访历史现场，以山河风物为意象，把重大历史转化为可以诵读、可以共情的诗性叙事。

刘立云近年来连续发力，陆续出版长诗《上甘岭》（修订版）、《金山岭》《一个人和一面碑》等作品，以雄浑壮阔的史诗气质重构金戈铁马的历史岁月，表达军人烈火淬炼的钢铁品格。书写抗美援朝、长城、英雄纪念碑等题材时，他打通家国叙事与个体生命体验，将历史事件上升到生存、命运乃至信仰的高度，是新时代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诗人。

姜念光将步枪、军营、战争历史等意象沉淀为向生命深处探索的沉思，将军人经验转化为关于历史、人性与时间的生命叩问。诗集《钢琴与步枪》以钢琴与步枪这两个反差强烈的物品作为核心意象，在武力与文明、铁血与诗意的张力中寻求平衡。

在军旅理论批评领域，坚守者始终以高品质批评为军旅文学守望与鼓呼。傅逸尘的理论批评著作《“新红色经典”论》对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提炼出“新红色经典”这一批评概念，探析新时代革命历史叙事的美学特质，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丰富了红色经典文学理论体系。他以大量军旅文学与革命历史题材长篇作品为分析样本，在宏大历史框架下向内勘探个体生命的精神图景，试图拓展当代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的思想边界。此外，傅逸尘一直关注着当下军旅文学的发展与演变，也关注活跃在一线的军旅作家创作态势，近些年陆续撰文评述军旅作家的重要作品。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时代军旅文学经历了震荡与转型，在溯源回望与现实观照两个维度持续生长。以小说为支点，兼顾其他门类创作，一支梯次分明的创作队伍、守正拓新的创作风貌已然成型。新时代强军实践为军旅文学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创作富矿，火热军营里的万千气象为文学输送着鲜活丰盈的人物、故事与精神资源。由此我们可以期待，军旅作家将继续扎根军营现场，赓续红色文脉，淬炼刚健文心，既回望峥嵘来路，也书写强军今朝，以有筋骨、有温度、有力量的笔墨，描摹当代军人的精神图谱，铸就匹配伟大时代的新时代军旅文学力作。

（作者朱向前系中国作家协会军事文学委员会副主任，锦乔系青年评论家）



















